

恭賀第一屆學士班畢業

首創漢傳佛教畢業典禮 搭菩薩衣傳燈發願 承擔「悲智願行」的菩薩精神



▲本校與法鼓山僧伽大學共三十三位畢業生，均身著海青、袈裟、菩薩衣，呈現佛教教育「研究與修行」並重的意義。

菩薩心行—— 法鼓燈傳 勇健啟航

◎惠敏法師（校長）

2012年，法鼓佛教學院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目前，一般大學畢業典禮所用的「學位服系統」包含「垂布」的「學位袍」、以及繫著「流蘇」的「四方帽」。這些服飾幾乎都是淵源於中世紀西方基督宗教的僧侶禮服，例如：垂布是用來覆蓋剃髮的頭部以保暖，長袍也是有禦寒作用。四方帽起源於西方僧侶的四角帽。

雖然各大學學位服因不同國家、學校有所差異，但幾乎都是淵源西方基督宗教禮服。因此，我們是否應思考：佛教性質的大學或許可以回歸具有佛教意義的大學學位服？因而對於佛教性質大學的畢業生服裝，我們建議：出家眾可以考

慮穿著海青與袈裟，在家眾則可以穿著海青。

以海青與袈裟做為基本服裝，再配合佛教受菩薩戒的意義，以「搭菩薩衣，深智廣行」做為畢業典禮第一階段儀式的主題，類似一般畢業典禮的「撥穗」儀式的意義。相對的，法鼓山已經有「菩薩衣」的設計，則可方便用作「搭菩薩衣」儀式的象徵。

其次，可以「傳燈發願，大悲心起」做為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儀式的意涵。最後再以「吟唱法鼓，勇健啟航」表達禮成的意義。

這種兼具佛教精神與一般大學傳統意義的畢業典禮與學位服系統值得我們繼續發展，讓佛教教育與一般大學教育可以

相輔相成，有助於培養德智體群兼備人才的教育目標；同時也讓海青、袈裟、菩薩衣恢復本有「研究與修行」並重的意義，以及「悲智願行」的菩薩精神。



▲校長惠敏法師為畢業生搭上菩薩衣，並點亮菩薩行燈，勉勵畢業生發願以菩薩心行，承擔利益眾生的任務。

本校100學年度畢業典禮暨畢業聯歡會，6月22日於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行，今年度首屆學士班九人、碩士班七人畢業，再為佛教高等教育寫下新的一頁。

有別於一般大學畢業生身著學位袍、四方帽，佛教學院的畢業學位服別開生面以海青、袈裟、菩薩衣為規劃主軸，典禮以「搭菩薩衣，傳燈發願」等具漢傳佛教特色的儀程展開，蘊含著「研究與修行」並重的意義，展現出漢傳佛教高等教育整齊、莊嚴之特色。

典禮在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與校長惠敏法師致詞後正式開始，畢業生身著袈裟、海青，依序登壇，由師長為他們搭上菩薩衣、點亮手中的菩薩行燈，象徵佛法智慧燈傳無盡，並勉勵畢業生發願以菩薩心行，在未來路上勇敢承擔成就眾生的任務。

今年畢業生代表致詞者為第一屆學士班淨善法師與如一法師，感念創辦人聖嚴法師、法鼓山僧團與師長的栽培與付出，並勉勵學弟妹「莫忘

初衷、與法相印」，象徵畢業生將法鼓精神傳承給所有在校生，句句感人肺腑，全場參與者皆為之動容。另外，還有二位學習表現傑出的母子檔同時結業，母親為碩士黃美英、兒子為學士林悟石，林悟石更考取本校碩士班繼續深造。

典禮開放海內外校友、親友觀禮。典禮結束後，活動延續至國際會議廳外的圓廳，舉行畢業聯歡會。聯歡會中，魄鼓社擊奏鼓曲，為現場帶動活潑的氣氛，在校生向畢業生獻上祝福，加上趣味精彩的師生表演、短片播放，以及溫馨的餐點，使全體參與人員沐浴在感念又富禪境的氛圍中，為畢業典禮畫下圓滿句點。



▲如一法師（左）、淨善法師（右）代表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生致詞。

畢業生致謝詞

珍惜在法鼓 感恩有法鼓

物換星移，轉瞬，歷經了四個寒暑。猶記得初到法鼓，夏颱風境、風雨交加，那是個沒有開學典禮的開學，就這樣，踏上了第一屆學士班的「法鼓旅程」。

我們可能僅是錯身而過的旅人，如今，聚集於此，沐浴於聖嚴師父的慈悲、沉浸於僧團常住的關照、受教於學校師長的化導。四年來，我們推開佛學的一扇扇大門，走上學佛的一層層階梯，是經驗的傳承、知識的教導、觀念的啟迪，我們受之匪淺，裨益良多。

在這裡受教育，是一份大福報。學習的環境，是一方人間淨土的體驗；學習的氛圍，是一種諸善人聚會一處的感受。聖嚴師父的悲願成就了我們的理想；「悲智和敬」的校訓成長了我們的人格；解行並重的教育充實了我們的學養；

法鼓生活的經驗豐富了我們的生命。今刻，畢業在即，如同再一次的緣起、緣滅。

四年來，我們受之於僧團及師長太多太多：當別的父母還在為自己的孩子尋找環境優質的宿舍時，我們只要跟總務處拿鑰匙，便能置身於靈山勝境；當其他同學還在煩惱下一餐該去哪裡吃時，我們只要拎著自己的環保碗走到齋堂，就有溫熱新鮮的飯菜等著我們；當別人下課後還要急忙趕去打工，只為了籌措不足的學費時，我們只要填寫一張小小的單子，便能安心在此就學，一讀就是四年。在這裡讀書，是一份幸福，而這些的背後，是聖嚴師父拖著瘦弱身軀地奔波、是法鼓山僧團不分晝夜地付出，沒有這一切，我們無法站在這裡表達由衷的感恩。

101學年度新生名單

本校101學年度共錄取博士班三名、碩士班二十名、學士班十七名。錄取名單如下：

【博士班】

釋道厚、高麗卿、葉素姬。

【碩士班】

出家眾／釋見石、釋圓悟、釋仁益、釋如一、釋淨善、釋堅慈、釋慧見、釋聞喜、釋見玄（馬來西亞籍）、釋洞崧（馬來西亞籍）。

在家眾／張雅雯（榜首）、郭晃榮、林悟石、蘇原裕、楊鎮鴻、王傳宏、洪佩英、董惠珠、張立欣、陳亭瑩。

【學士班】

出家眾／釋修萬（榜首）、釋振容、釋果禪、釋修瓊、釋果怡、釋德光（越南籍）、釋惠貞（越南籍）、釋萬義（越南籍）、釋道淨（越南籍）、釋性宜（印尼籍）、釋天光（越南籍）、釋明淨（斯里蘭卡籍）、釋大慈（斯里蘭卡籍）。

在家眾／蔣昭明、王雅雯、詹惠涵、劉曉青。

◎第一屆學士班全體同學

風寒有牆垣、霖雨有屋簷，一切歷歷在目，感恩聖嚴師父、感恩法鼓山僧團、感恩師長善友。我們不管去之何方，不會忘記曾於此所受到的關懷與照顧。在此，也要代表全體畢業生，感恩所有今天蒞臨現場或不克前來的師長及家長，沒有您們的支持與鼓勵，不知要多久才能走到今天。

最後，也特別叮嚀學弟妹們，要珍惜在法鼓的每一天，要感恩法鼓的一切一切，希望我們共同勉勵：「莫忘初衷、與法相印」。有一天，你們也會搭菩薩衣、行菩薩道，當燈燈相傳，便能光光相照，讓我們代代相傳，心心相續；生命，千帆過盡，一起努力，值得慶幸。當法鼓響起，大悲心起，我們將帶著聖嚴師父與師長們的期許，共同吟唱法鼓，勇健啟航！

臺灣高教的招生現象

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學校招生不足或素質下降的情形，是普遍存在於各校、並且是各校極關注的重要問題；而造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如眾所周知：臺灣出生率的大幅降低，以及多年來高等教育學校數量的膨脹。

就現況而言，私立大專院校的系所，因招生不足而被裁撤或整

併已不在少數，而今年，許多國立大學也頻頻出現報考人數低於錄取名額的情形，包括以往屬於相當熱門的理工科類的碩、博士班研究所。同時，今年也創下赴美留學生最少的一年，後者的情形就不單只是出生率過低、或高等學校系所多寡的問題，而已是牽涉到臺灣整體社會面以及經濟面上的問題了。

雖然就業職能不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現在一般的大學教育，也不以培養未來就業職能做為首要的教育目標，然而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卻也永遠無法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無法將之視為是毫不相干的議題。相反地，大學教育與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始終都有著密切地連動關係。因此應運而生的是，目前臺灣高等教

育學系的名稱，愈來愈朝向有明確的未來職業指向發展。

此外，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人文科系，特別是宗教系所的招生上，中、高年齡考生顯著地增加，這些考生有些是已從職場上

退休、有

些則是在職場上已有長時工作歷程者，他們報考的目的，是在追尋一種與經濟效益無直接關係的心靈或智識上的成長，而這種已有豐富職場經驗的中、高年齡考生逐年增加的情形，很可能仍是未來幾年發展的趨勢。

這種情形並非壞事，或許反而更能回歸高等教育非以職能訓練為導向的教育方向，以及落實地發展出人文學科對現代經濟社會的平衡功能與素質的提昇。

畢業感言

願見廬山真面目

◎林悟石（學士班畢業生）

百千萬劫中，四年，仿如電光石火。

學士班的求學，是與眾不同的環境、生活、師長、知識所組成的。是學校師長的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以及總是願意額外撥空指導；是僧團法師的慈悲眷顧、多方關照，從生活起居、行住坐臥到籌募學費。一介學子，四年來的收穫裨益可謂甚大，得之於此者實在太多，目前所能夠回饋

者，又實在太少。

省思這段期間以來，對「佛教」的認識增進多少？甫踏入佛教學院的四年前，對佛教的概念僅止於一些單一、片面，認識亦不整全的「語彙」；而且對於這些語彙背後所承載的歷史與蘊含，所知更是微乎其微。

何謂佛教？何謂佛法？說來甚為慚愧，隨著年級的遞升、知識的累積，經過四年的學習與摸

索，竟發現這些理應最簡單、基本的詞彙，卻也最難輕易地解釋。或許可以這麼說，在知道愈多、理解愈多的同時，超越本質式的定位後，反而對「佛教」、「佛法」這些「能指」的詞語，與「所指」之間的連結，更感到困難，不管是在歷史脈絡、社會層面、制度與思想方面，抑或是身為佛教徒的自我認同和深化。

花非花、霧非霧，原本在霧裡看花，然而，撥開雲霧後，花並不是想像中的如此簡單。甚或，花不僅僅是花。或許，是因為「雲深不知處」吧？或許，這是屬於一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吧？

如今，有幸考上本校碩士班，有幸可以繼續沉浸於浩瀚的佛教文獻、經論中。感恩僧團與老師給予學生機會繼續深造，能在思考佛教更深的內涵究竟為何的同時，也試著在多元社會中尋找多元佛教的普世價值，以不愧於此的一切所得與所學。

只緣，依舊身在此山中……。

社團介紹

法鼓佛教學院學生會

隨著學務組舉辦的第一屆「法鼓佛教學院學生會會長選舉」順利圓滿落幕，法鼓佛教學院的學生自治團體——學生會也終於誕生了。從此，學生與學校之間有了正式的溝通管道，學生會也將為維護與增進學生的權益和福祉而努力。

學生會成立宗旨為統合本校學生意見、凝聚共識、服務同學，並依相關規定關懷學校公共事務、參與校務、營造校園良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與學校共榮。

為此，學生會在網路上架構了全校性的協作平臺，除做為意見



▲學生會的成員為協助各項活動，進行籌備與討論。

反應與溝通的管道，也是同學之間分享課業學習和生活資訊及資源的園地。

本校同學可以從學校google郵件中的「協作平臺」點入，然後再點選「法鼓佛教學院學生會DDBCSA 測試版」即可進入。

學生會的每一位成員，都懷著「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的心情，在「做中學、學中做」的過程中，克盡己職，希望加入法鼓佛教學院大家庭的每一分子都能因學生會而受益，也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共同為營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而努力。

學生會本學期協助推動的項目

1. 校慶期間協助辦理各社團整合及活動事項。
2. 協助學生代表會初期會議的運作及功能的發揮。
3. 協辦「第一屆畢業聯歡會」。
4. 推動協作平臺測試版的建立及運作。
5. 首度於本學期「師生交流時間」報告與備詢。
6. 協助辦理「淨心淨土社團」每月淨灘活動所需行政支援。
7. 協辦校內外各項表演及演講活動之行政支援。



▲2009年5月第一屆學士班同學主辦「法鼓百合花節」高中營，全班同學、營隊學員和方丈和尚果東法師（第一排左三）及學士班班主任果暉法師（第一排左二）合影。

感恩與分享

《祈願》專輯 善的音聲

◎康吉良（碩士班研究生）

由於研發組幼如菩薩的熱情邀請，希望我能與大眾分享關於最近出版《祈願》專輯的感想。我猶疑了一會兒，之後也就隨順著答應。最近就常處在希望保持適當的低調與硬著頭皮高調的兩端游移。面對這些改變，我正在學習著輕鬆地看待這個過程。

《祈願》這張專輯自五月份出版以來，相當感恩大家對這張專輯的鼓勵與護持，日前一度因為缺貨，出版部又立即進行了二刷。這也讓我自已不禁感到有些詫異！因為這是我

首度嘗試佛號歌曲的創作，尤其以清唱為主的新式旋律與唱腔，根本沒有把握是否能引起大眾的共鳴。

感恩果慨法師、果賢法師不擔心砸了法鼓山出版品的招牌，願意讓這張專輯誕生。還有校長惠敏法師一路上對我的鼓勵，學校老師、同學與職員們的支持，以及出版部參與專輯企畫設計的同仁們等，您們都是促成這張專輯的因緣，是專輯順利出版背後的一股力量。我心中的感恩，實在不知該從何道起……。

這一段期間，我聽到不少菩薩們聆聽專輯後的回響，有些真讓我出乎意料。例如有菩薩分享自從在家中播放CD之後，家中養的三隻小貓只要聽到佛號聲，就會乖乖地排隊站好，直到體力不濟，相當有趣！也有菩薩說道，讓剛出生的寶寶在晚上睡覺時聽CD，便比較不會半夜起來哭鬧了；另有菩薩分享她聽到佛號後便無法止住地哭泣……等，種種的回應讓我了解，原來音樂的作用可以這麼多元，也更加堅定自己對創作佛教音樂的動力



▲《祈願》專輯，是眾多因緣促成而順利出版的，若能傳遞一份善的力量，就能廣結一份善緣。

與信心。

當然，這當中受益最深的是自己。在創作的過程中，我用音樂療癒自己，嘗試將善的能量傳遞出去，藉此與大眾結一份善緣。若能多增加大家對菩提路上的一點道心，我便覺得自己是個再幸福不過的人了！

國際雙向交流熱絡 學術研究成果豐碩

本校自2007年創校迄今，已與國內外十八所大學院校及機構，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歷年來申請至本校研究的訪問學人及學員超過六十五人次，其中不乏來自世界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佛大學、牛津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等。而自2011年主辦IABS第十六屆國際佛學會議之後，本校在國際佛學學界的知名度大幅提高，100學年至101學年申請來訪的學者（員）人數，明顯成長。以本校僅單一系所而言，交流可謂相當頻繁熱絡。

為促進與國際間的雙向交流，本校除接受國際間學界的訪問申請外，也積極鼓勵師生出國短期研修及訪問，並藉由訂定各項獎勵措施，提供各項校外研修經費的補助。同時，也致力於強化學生英語與專業佛典的語言能力，以提振學生赴國外學習的信心。本年度即有兩名碩士班同學，申請前往美國柏克萊聯合神學院擔任交換生一年；暑假期間亦有同學申請至斯里蘭卡學習梵文、泰國法身寺學習巴利文等。在與中國大陸方面的交流，也日趨熱絡。由於本校屬宗教研修學院，故交流的範圍廣及佛教

的學界及教界，如本校歷年均獲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的補助，以及北京中國佛教協會的推薦，定期辦理大陸佛學院法師至本校研修宗教教義，包括來自浙江、北京、廣東、江西、湖北、甘肅、四川等各省佛學院法師，迄今已有二十八人。在訪問學人、學員及交換生的申請，也較上一年度成長百分之二十，而本校師生也經常參與大陸地區的學術研討會，與學界交流頻繁。

在教師的學術研究方面，本校現有專任教師十一人，以100年度為例，發表於研討會的論文有十六篇，發表於學報、期刊論文

者則有十二篇，教師在忙於教學及學校行政之餘，仍勤勉於學術研究，厚植本校整體學術實力。本年度分別有兩位老師獲得國科會補助，赴國外機構擔任訪問學人及參與研討會。而自費前往國外參加國際研討會的老師，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未來除了繼續加強各項學術

交流合作活動、建立實質學術交流網絡、構築豐富的學術研究資源、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提昇本校整體的學術研究水準，本校亦開始透過有系統、有主題性地籌辦國際佛學研究研討會，來建立本校的研究特色，進而爭取在國際佛學研究領域中，開發新的研究議題及研究趨勢。



▲ 本校於今年3月2日，與韓國學中央研究院（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共同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這是與國外締結的第十八所姊妹校。

《法鼓全集》APP 上架發行 廣受手機用戶歡迎



▲ 《法鼓全集》APP一度在「圖書與參考資源」分類中達到第二名，受歡迎程度僅次於金庸武俠小說。

近來智慧型手機等數位隨身裝置盛行，為了讓社會大眾在捷運上、高鐵上也都閱讀《法鼓全集》，本校向法鼓文化取得授權，今年3月製作推出《法鼓全集·數位隨身版》，隨後義工魏孝丞更將之包裝為Android手機App（應用程式），由本校在今年4月於Google Play（Android應用程式專賣店）上架免費發行。《法鼓全集·數位隨身版》上架後，每日造訪量達到四、五千，臺灣以外，包含香港、馬來西亞、中國大陸、新加

坡、美國都有手機用戶下載使用，一度在「圖書與參考資源」分類中達到第二名，受歡迎程度僅次於膾炙人口的金庸武俠小說！

《法鼓全集》自出版以來，普遍受到個人、學校及國內外各級圖書館的典藏，深入廣大的讀者群中。這是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留給世人的最好禮物，感謝法鼓文化授權，相信《法鼓全集》在各種日新又新的傳播媒體上發行，必能進一步利益更多學人，讓人間佛法傳遞無遠弗屆！

《法鼓全集》APP 網頁



因應時代的發展，《法鼓全集》從紙本、光碟、網站，到App，而有不同的傳播形式。運用數位的工具傳播佛法，不但與社會脈動密切結合，更能符合現代人的需要，利益更多人。

《法鼓全集》APP 下載網址

<http://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org.ddm.books>

漢傳佛教研究方法系列講座介紹

為了讓本校學生廣泛接觸目前國際學界對於漢傳佛教研究的方法及議題，101學年將展開漢傳佛教研究方法之系列講座。計畫開辦的講座內容，包括思想史、社會史、哲學、比較研究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除邀請知名學者陳繼東、龔雋、耿晴、康特、王晴薇等教授演講外，並將透過講座前的論文導讀，及講座

後於課堂上的討論，幫助學生有效學習講座的內容。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西方對佛教的研究主要採用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只重視梵文及巴利文佛教典籍，二十世紀初的法語系佛學研究學者如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及Étienne Paul Marie Lamotte等，開始重視漢語佛典。然而，這種

語言文獻學式的研究，往往使漢傳佛教等同於漢譯佛典。

伴隨著西方宗教學研究多元及跨學科發展，現今西方學者對漢傳佛教有更多元及廣泛的興趣，研究的方法和關心的議題，也不僅是漢譯佛典本身。舉辦此系列講座，將有助開啟本校學生的國際視野，也藉此接觸漢傳佛教更廣泛的研究方法。

學士班畢業呈現獲肯定

第一屆學士班畢業呈現，於5月26及30日分別舉行，共有十位同學發表。評審老師對於學生的報告，均有著正面的評價，表示呈現的內容品質不亞於碩士班研究生。

為期兩天的畢業呈現，同學們發表了包含寺院管理類二篇：覺道法師〈佛教寺院管理模式轉型過程之探究〉、淨善法師〈義工培訓與管理方案概論〉；心靈療癒類三篇：玄明法師〈以法會做為悲傷輔導之運用——以三時繫念為例〉、惟慈法師〈以自我療癒為修學佛法的前方便〉、圓洲法師〈正念減壓法之學習歷程——以黃鳳英老師帶領之模式〉；佛事儀軌探討類一篇：施翠琴〈佛教小齋天儀式與精神之研究和引導落實〉；教理的翻譯與研究二篇：洪佩英〈翻譯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林悟石〈從古藏到法融：禪宗形成的一個側面——無情有性說的轉向與過程〉；幼兒教育一篇：如恒法師〈聽見內心的聲音——幼童情緒管理繪本製作〉；佛教藝術一篇：如一如法師〈當書法遇上禪法〉等。

多元的主題，顯示學子們經過四年的學習，都可本著興趣，以佛法和生活多元結合，將所學融會貫通，進一步利益社會。

在今年學士班畢業生中，有四位同學獲甄試通過，將就讀本校碩士班，繼續朝佛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的領域邁進。在此畢業學子們勇健啟航之時，本校除了感念創辦人聖嚴師父的創校艱辛，更感謝法鼓山僧團及十方善信所給予的鼓勵與護持，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優秀學子，參與此項菩薩願行的願景工程。

活動預告

「佛教禪修傳統——起源與發展」國際研討會

現今佛教三大傳統，緣起於印度佛教，其傳播與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初期之南傳（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寮國等地）的聲聞乘佛教、中期之北傳（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菩薩乘佛教，及後期之藏傳（西藏、蒙古等地）金剛乘佛教。

從早期佛教的《阿含經》，到部派、大乘佛教的諸論，乃至現代各傳承的禪師著作、開示，「禪修」這一課題隨著佛教的發展而不斷地開花結果，呈現出各式各樣的禪修理論與實踐方式。因此本次研討會將以佛教禪修為主題，以其起源、發展進行討論。

◎會議時間：2012年10月26～27日

◎會議地點：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第三大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法鼓佛教學院學術出版組

◎報名方式：將另行公布

4 The *Prajñāpāramitā* in Khotanese (2)

The *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y Mauro Maggi and Giuliana Martini

In the last issue of DDBC newsletter we introduced the Khotanese versions of the *Heart Sūtra* (*Hṛdaya-sūtra*) and of th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ee DDBC Newsletter 19, p. 4).

We now continue our survey of these little known *Prajñāpāramitā* materials preserved in Khotanese with a quite special specimen of the late *Prajñāpāramitā* work in tantric style called *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he Sūtra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150 Stanzas.

The *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revered scriptures in East-Asian esoteric Buddhism. Known as the *Rishukyō* (or, more precisely, *Hakubyōeryōshi Rishukyō* 白描繪料紙理趣經), this sūtra, in its Chinese version by Amoghavajra, has been for centuries at the core of the Shingon-shū (真言宗) liturgy in Japan.

Until very recently the only remnant of the Sanskrit original of this sūtra was a fragmentary Khotanese manuscript from the Khotan area (unlike the other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which were found in Dunhuang, as we have seen in the previous issue of this newsletter). This manuscript was studied back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y E. Leumann, the great German Indologist,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of Khotanese studies.

The manuscript alternates sections in Sanskrit, characterised by an abundance of vajrayāna vocabulary, with sections in a late variety of Old Khotanese that extol the esoteric sections of the text and urge that they be studied and honoured (Manuscript SI P 4 + the fragment H 143 NSB 2,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of the Khotanese sections by R.E. Emmerick and M.I. Vorob'ëva-Desjatovskaja 1995, earlier edition by E. Leumann (1912), as mentioned above).

Notably, the Khotanese sections are part of the sūtra and not spurious additions, because both the esoteric and hexoteric sections have to be counted to reach the extent of approximately 150 stanzas from which the title derives and because they are present, though in different wordings, also i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text (Taishō 220.10, 240–244 and Derge/Tōhoku 17, 489 respectivel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Khotanese dared to translate only the hexoteric sections but preferred to keep the original Sanskrit of the esoteric ones.

Now a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Tibet has become available through a photocopy, presently kept at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is manuscript, including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text, based on fourteen exemplars of Kanjur and a Dunhuang manuscript, and an introduction surveying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Adhyardhaśatikā*, a description of the materials used, as well as remarks 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Sanskrit text, has been produced by Tomabechi Tōru (苦米地等流): *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Critically Edited (Sanskrit Texts from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5),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th a detailed review by Kanō Kazuo (加納和雄) in Mikkyōgaku Kenkyū (密教学研究) [The Journal of Esoteric Buddhist Studies], no. 43 (2011).

The Sanskrit *Kauś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in Khotanese orthography

Our survey is concluded by recalling that also the late compilation entitled *Kauśika-*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Sūtra* for Kauśika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containing a number of dhāraṇīs (spells), is entirely preserved in Sanskrit in Late Khotanese orthography in a manuscript from Dunhuang, and

th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ūtra is copied in two other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complete manuscript is Ch 0044, ed. Bailey 1945–1985; the textual fragments are manuscripts P 2925.59–60 and P 5537.1–6, ed. Bailey 1945–1985).

Spring Cleaning for the Mind

by Woon Wan Loo

Writing has always been an appalling task for me, an ironic statement for someone who is meant to be training in the “academic world”. I came to DDBC knowing this is what I would have to face, but it did not hit me until I really had to start “doing it”. When the time came that I needed to write, the “lazy writing monster” lurking at the back of my consciousness haunted me constantly saying that I am terrible at and incapable of writing. This was due to my mental autopilot that works very much on a combination of perfectionism and laziness. How does such a perfectionist mindset work? Basically, a typical perfectionist — unrealistic — mentality on one hand says things like, “If I can’t do a good job on it, why even bother to start?”,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l the time wanting to produce the perfect piece of work, overlooking its actual capacities. For laziness, no words need to be said.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of “nurturing” and “giving birth” to my final Master's thesis —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chapter on the “Manifestation of illness” in on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Taishō no. 374) — I let myself free in reading and learning new topics that did not have much bearing on the main area of my research. The urge of wanting to include all possible related information to the research led me into the black hole of desiring more extraneous knowledge that served probably only a footnote in the Master's thesis. While the time was ticking and the deadline was approaching, still this mind of mine insisted on patching and filling all the least important pieces rather than work on the contents, namely the collation of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I overlooked that the seemingly easy task of collation would take me more than two months to finish — Tibetan alone. The analysis of the grammar of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took much time for it to be precise and hopefully correct (or so I thought). When I hesitantly submitted the final draft to my

supervisor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 I had no choice, the time had come — I felt that all I had been capable of was to give them a product produced with “average packaging” and of substandard quality. In other words, I did not manage to present most of my findings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The image that came to mind was that of a human being with a big head but a small body.

The good news, I suppose, is that the Master's thesis is written, finally, and that I have learned and come to understand myself more. The twist is that the result was way out of my expectations. Firstly, one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who was my Tibetan teacher, commented that my language abilities had improved a lot since I started, and that I have grasped the essential skills for textual studies. Secondly, another committee member confirmed that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and my research area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more widely pursued by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aiwan. Thirdly, all three committee members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I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on my research so to start the ball rolling on textual studies, and eventually to make it available in published form. I am extremely humbled with the outcome and certainly still feel overwhelmed by the whole experience to-date.

Indeed,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had to drag myself to work, but there was also joy in working on this text, to see how much in-depth understanding I had gained by reading the text over and over again. In a sense, this mirrors the feeling and gratitude for having a chance to grow throughout my graduate years at DDBC. This has given me a sense of relief by knowing where and what I need to further work on in order to release myself from the autopilot mode set deep insid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looked frightening on the outside was no more than how wrongly I perceived it in my temporarily crooked mind, and the mind, just the mind, is what I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taming ... trying not to forget the body, though.

Workshop on the *Ekottarika-āgama* (增壹阿含經)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Collaboration

by Giuliana Martini

On Friday April 20th the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of DDBC, as well as a small but competent group of outside participants, came together for a study da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增壹阿含經, T 125), organised by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DDBC.

This had not been planned as a formal conference or a large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more as an informal, intimate gathering. We all hoped for ‘liv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Students did not shy away either, which was heart-warming and enjoyable for everybody.

Venerable Anālayo, drawing on his vast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Āgamas* and early Buddhist thought, started the day with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this *Āgama*, and then discussed “Patterns in the *Ekottarika-* and *Dirgha-āgamas* in Relation to Zhu Fonian's Translations”. This was followed by Hung Jen-jou (洪振洲), who gave the public a brilliant, yet clear and accessible overview of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Translatorship Attribution: Perspectives for the Chinese *Ekottarika-āgama*”. Ken Su (蘇錦坤) showed his erudition and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Āgama* collections when he discussed in great detail “The Summary Stanzas of the Chinese *Ekottarika-āgama*”. Kuan Tse-fu (關則富) then presented important and fascinating evidence on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Chinese *Ekottarika-*



āgama: New Evidence for the Mahāsāṃghika Hypothesis”, in a carefully researched paper. Jan Nattier, with her characteristic ability to re-assess and challenge intricate philological entanglements, brought the study day to an end with a presentation on “Reconsidering the Chinese *Ekottarika-āgama*: Questions of Content and School Affiliation in Light of the Translator's Track Record”.

The format of the event has proven to be successful and constructive: a volume of proceedings is scheduled for publication, and future similar events – a series of regular *Āgama* workshops at DDBC – are already planned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aim is to foster and promote *Āgama* studies in Taiwa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s well as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t philology and the resources of Buddhist Informatics.

佛學數位典藏 開展研究新視野

本校長期致力於佛學數位典藏相關建置工作，歷年來已經完成「藏經典籍」、「臺灣佛教」、「參考書目與目錄資料庫」等類，包含各種電子佛典資料庫、佛學規範資料庫、佛教之時空資訊系統、中國佛寺史志等約二十四個數位專案成果，並建置於網際網路，服務學術界與一般大眾。

感謝國科會長年惠予本校支持與補助，本年度有三項專題研究補助計畫案執行，分別是「臺灣善本古籍數位化之研究與建構」計畫、「佛教文獻詞彙數位資源之建置與研究——數位時代的佛學工具書與整合服務」、「以分類演算法來判別早期漢譯佛經之



▲ 本校數位專案總網頁

朝代」計畫等，透過佛學數位典藏的研究與建構，以保存與傳承人類文化資產，並開展佛學研究的新視野。

而為了符合未來各種不同電腦平臺，以永續典藏、運用佛學文獻，本校亦致力於將已數位化的佛學資訊再升級，例如與印順文教基金會合作，將「導師光碟」電子檔案改為國際標準的「標記」——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格式，以面對未來數位時代的挑戰。

此外，記載了佛寺沿革、人文、地理、歷史的佛寺志，可說是漢傳佛教的瑰寶，本校的「中國佛寺志數位化專案」，除完成《中國佛寺志叢刊》、《中國佛寺史志叢刊》彙整的二百多部寺志的掃描、將其中十三寺志全文數位化外，更與中研院簽立「漢籍全文佛寺志合作專案」，計畫繼續將這二百多部寺志全文數位化，提昇寺志資料庫的質與量。

未來，本校將善用本身所具備之融會印度、漢傳、藏傳等

佛教傳統與佛學資訊的研究與教學能力，合作建構包含梵、巴、漢、藏等佛典語言或英、日、德、法等現代語言的「佛典平行語料庫」（Buddhist Parallel

Corpus）。它可以提供對位（align）來源語言，與目標語言以直觀佛典翻譯本質的機會，以及電腦輔助佛典翻譯與教學工具設計的可能性。

本校數位專案總網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
佛學與資訊社團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662522411318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臺灣善本古籍數位化之研究與建構」計畫

延續多年來佛教大藏經數位化經驗與研究成果，本專案以資源整合與分享為宗旨，兩年期間，持續推行「整合性佛學資料庫」（Integrated Buddhist Archives，簡稱IBA），此為一項長期的漢文佛典數位化、現代化與國際化的人文資訊工程，以國家圖書館珍貴的臺灣善本古籍佛典（含寫本與刊本），進行數位典藏建置，內容包括微卷轉製圖檔、圖文連結與全文數位化。專案實作過程中，有多種版本處理技術上的挑戰與突破，為古籍善本與現代讀者建立更便捷、更人性化的互動介面，也彰顯臺灣善本古籍在全球的價值。

在更新技術方面，本校也取得二項成就，其一為持續開發Java版CBReader閱藏系統，提供多種藏經閱讀與查詢功能，擴增跨平臺閱經系統功能，讀者可以運用線上更新、使用者回饋、進階搜尋、工具辭典查詢等功能。

第二項成就則是以網站平臺為主軸，開發網



路版的讀經系統，並嘗試將數位佛典電子書，轉換為ePub電子書格式，提供大眾下載閱讀；如此，突破了傳統紙本藏經的限制，以多元化方式提供使用者閱讀、研究藏經，開展研究者

的新視野。
本專題研究計畫合作對象有國家圖書館NCL、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執行期間為2010年7月至2012年10月。網址為：<http://rarebook.cbeta.org/>

「佛教文獻詞彙數位資源之建置與研究——數位時代的佛學工具書與整合服務」計畫

本專案的目的在於採用TEI國際文獻標準規範，將佛教文獻詞彙資源建置成一數位化之資料庫，以利學者檢索及使用。

專案典藏內容可分為四大類，分別是：一、佛經音義類：包含《慧琳音義》、《可洪音義》、《玄應音義》、《希麟音義》及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事彙百科類：《經律異相》、《諸經要集》、《法苑珠



林》。三、當代佛典詞彙研究專書：包括共同主持人竺家寧教授所撰之《中古時期漢譯佛典詞彙研究》等六本研究文獻及《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佛經詞語匯釋》等共計八本專書。四、跨語詞彙對照：將收集到涵蓋中、巴、梵、藏文等語言之佛教經典，應用資訊技術轉換成數位工具書，建立一套具有線上佛典詞彙查詢功能資料庫，並提供跨資料庫連結查詢、資料比對、統計、引用等多項功能。

未來，本校將進一步研發提供學者客製化所需的研究平臺，並將學習梵語相關之典籍如：《梵語千字文》、《梵語雜名》、《翻譯名義集》等，納入數位化成果，以完成「大型文獻後設資料庫、結合數位文獻技術、建立學術工具資源與平臺」為目標。

本專題研究計畫合作對象有臺大、政大等研究小組，執行期間為2010年7月至2012年10月。網址為：<http://buddhistlexicon.ddbc.edu.tw/>

「以分類演算法來判別早期漢譯佛經之朝代」計畫

中國佛教大藏經中的翻譯作品是佛教文化研究的瑰寶，然而，至今仍有部分佛經的譯者紀錄尚待釐清、確認，其中又以佛經翻譯初期的年代——東漢、三國和西晉的佛典譯者問題最為嚴重，也最難處理。

受限於早期史料難以收集完整，傳統文獻學以「質性分析研究」的方式來推敲、確認譯者；本專案則嘗試以統計量化分析，搭配資訊技術，試圖解決早期佛教譯經作者紀錄問題。

在專案研究過程中，首先建立東漢、三國和西晉三個朝代的可靠參考翻譯作品清單，之後利用Variable Length N-gram的演算法進行文獻特徵值的特徵萃取，並使用「費雪線性辨別分析法」進行判別特徵值判斷。也就是說，本專案所建立的辨別譯者的機制為：先準確分析經典最可能的翻譯年代，進一步縮小可能譯者的比對範圍，以提高辨別譯者的準確性。根據實驗結果分析，此辨別機制之效果十分顯著。

「佛學規範資料庫」專案

為了提供佛學資料使用者更方便的尋找方式及管道，本計畫中建立了三項規範資料庫：包括時間、人名、地名。此資料庫具有強大的查詢功能，可讓使用者省下查找文獻的時間。資料庫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

說明如下：

1. 時間規範資料庫：資料庫提供直接點選、關鍵字搜尋、西元年搜尋等方式。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time/>
2. 人名規範資料庫：目前的人

名規範資料庫，除了提供ID規範碼、朝代、生卒年、籍貫、性別、註解、師徒關係以外，還提供別名搜尋與CBETA電子佛典出現位置。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3. 地名規範資料庫：地名規範資料庫提供：ID規範碼、經緯度、現今行政區、說明、別名搜尋與CBETA出處連結欄位。除了經緯度之外，還提供Google Maps連結，以及KML的下載。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place/>

印順法師著作 TEI 數位標記專案

為了永續典藏印順法師之文稿等相關文物，使《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能更廣泛長遠地被運用，並符合未來可預見的各種不同電腦平臺，以及各種行動裝置上使用的需求，印順文教基金會與本校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合作，將「導師光碟」電子檔案採用國際文獻標準規範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進行內容「標記」XML Marcup，以迎接資訊時代的需求與挑戰，此案將有助於印順法師思想學說之弘揚，進而推廣佛法之正知見，淨化社會人心。

採用TEI國際文獻標準規範的工作於2011年10月起開始進行，

預計以一年半的時間，重新整理標記印順法師的所有著作（共四十四冊），並建立數位全文，目前已完成十九冊。新標記內容豐富，網路閱讀介面亦提供許多功能。

開發中介面網頁：<http://dev.ddbc.edu.tw/yinshun/interface/>

讀者來函信箱：yinshun.tw@msa.hinet.net（印順文教基金會）



6 湛湛華光・正待探索——中國佛寺志數位化專案

◎黃錦珍／釋法幢補充

古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古代僧家在山林中選擇清淨處，從一處隱庵開始到香火鼎盛的名山古剎，期間胼手胝足與興衰起落的過程，往往記錄在山志之中。一座座山寺的故事，在時間長河下，匯集成為佛教史料的文獻寶庫。

中國的佛寺志，體例不同於僧傳、燈錄等以人物歷史為主，內容主要包括佛寺沿革、建設、高僧傳記、法語詩偈、法脈傳承，感應事跡等，兼及佛寺的地理、人文、風俗等記載，輯成非常獨特的佛教文獻，幾乎可類比成佛寺的百科全書。無論是探索一山一寺、斷代教史、僧人事傳，或是宗派發展、信仰、文獻，都可在寺志中發現不少線索，甚至由各山接力完成的歷史事件，也可從諸山志中連貫成整體事由。

例如，被視為明清佛教史料寶庫《嘉興藏》，在《清涼山志》中記載高僧紫柏創刻的過程，「欲刻方冊，易以流通，普

使見聞，作金剛種。于（萬曆）十二年發起倡募，至十七年創刻於五臺山妙德庵。董其事者，為密藏道開，又有幻余法本為之輔弼。歷四年，以五臺苦寒，遂移于徑山寂照庵。以嘉興楞嚴寺為藏板及印刷所。」內容記述《嘉興藏》原刻地為五臺山，因為氣候關係，遷往浙江徑山。《徑山志》更記錄轉移之後的過程「翻刻藏經，自北而南，始於清涼妙德，以其嶺道回覆，轉輸倍費工力，議而之徑山。徑山，萬菁叢深，煙雲震暖，棗梨易蝕，又議而之化城……」其地點轉移的原因，不但與氣候有關，還有交通迂迴，費時費力等考量，之後又因徑山寺潮濕的環境，刊刻的梨板易遭蟲蛀，故移往化城寺等地。由此看出《嘉興藏》二百多年的刊刻過程，各山寺人員分攤任務，接力完成的出版，是歷經諸多複雜轉迭的時空因緣。

從以上點點滴滴的文獻集合，佛寺志因而被當代學者歸為「藏外佛經」，顯示其重要性。近年已有《中國佛寺志叢刊》、《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彙整了二百多部佛寺志出版，內容雖然龐大，但

古刻版編排總是讓人望之卻步。

由中華佛研所贊助、法鼓佛教學院執行的「中國佛寺志數位典藏專案」，自2007年至今，共數位掃描了二百三十七寺志，其中十三寺志已全文數位化，並置於網站上。全文數位化的十三寺志除了加上新式標點之外，並以TEI/XML標記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和時間，讓晦澀的古書，呈現清朗而可讀性高的文獻面貌。本計畫擬將此十三部寺志，於2013年以紙本發行問世。

其中《徑山志》的數位成果，是獲得徑山禪寺的支持所完成。徑山禪寺自2009年10起重建工程全面啟動，由於本校研究生曾到該寺研究交流，而該寺為了恢弘悠久佛教歷史文化傳統，特別委託本校代為執行「《徑山寺志》數位化專案」，於2011年2月正式簽署合作委託書，雙方以一年半為期進行合作，此專案將於今年9月完成並呈現成果，為兩岸佛教文化交流，建立更實質具體的合作模式。

去年，本學院與中研院簽立的

「漢籍全文佛寺志合作專案」，計畫將這二百多部寺志全文數位化，以提昇寺志資料庫的質與量，可預期的是，這座寶庫將是一座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無盡藏，而湛湛華光也等待著識者的

汲取與探索。

中國佛寺志數位典藏：<http://dev.ddbc.edu.tw/fosizhi/>
徑山志數位典藏：<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jingshansi/>

拾得遺珠月下歸

漢籍全文佛寺志合作專案心得

◎鄭安邦（專案約聘人員）

「漢籍全文佛寺志合作專案」目標是將丹青圖書以及廣陵書社出版的《中國佛寺志叢刊》、《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兩套佛寺志數位化，我負責處理內容中的特字，常常覺得自己雖是職責所在，卻好像是神怪故事裡，藏身佛祖座下不意間得到一點修行的蟲蛇，無意間就對內容有了一點心得。

兩套佛寺志內容大多罕見，然而我不認為此專案只聚焦於罕見，畢竟罕見有時肇因於沒有流通價值。佛寺志卻十分具學術價值，如《幽溪別志》中的〈玄帝天下正神記〉詳述朱元璋起事與玄帝信仰關係始末；《武林靈隱寺志》列出當地的動、植物，在初讀以為詳「實」的條列式清單裡，細看會發現藏著「花實異于他所」這類不那麼寫實的描述，細節值得探究；佛寺志裡常出現寺產清單、預算分配表甚至爭訟公文，或者能提供佛教經濟學等相關領域充足的資料。

其中也記載了不少高僧的事蹟和詩文，對修行者而言亦應有所助益。如「牧牛頌組詩」就是數名高僧相和之作，各組詩的文字差異，也許微妙地顯示修行領悟的差異，悟性聰穎的人能看出些端倪也說不定。

佛寺志也可供娛樂，如《盤山志》中描述僧座下聽法的「善蛇」，性情如何溫馴，結尾卻補一句「亦時沿壁壁啖雀雛」令人莞爾——到頭來還是會吃小鳥嘛！微言大意以今人眼光來看也很幽默：信佛的人稱為「善男



▲漢籍全文佛寺志合作專案中，有些文獻甚至是未及正式問世的手稿，彌足珍貴，但處理起來也格外困難。

女」，信佛的蛇自然稱「善蛇」了。《幽溪別志》裡幽溪和尚熱情地為蛙請命，還順便對青蛙來段恨鐵不成鋼的責備，本是眾生平等的嚴肅主題，卻不知為何有種喜感，令人想起韓愈向鱷魚血淚控訴的〈祭鱷魚文〉（韓愈也是很嚴肅的啊）。

數位化的佛寺志就是要藉由資訊技術，使這批罕見文獻在紙本之外，擁有更適於保存與推廣的形式，它不僅有搜索功能，網頁更提供原書掃描檔與數位文字檔相互對照，讓使用者得一窺雕版印刷以及手抄本佛寺志的歷史原貌！而包括我在內的特字處理人員，則竭力查證文本中晦澀的古字於今日對應的常見用字，讓研究及閱讀變得更容易。我們目前已將近二十部佛寺志全文數位化，歡迎大家利用及指教。



《宋高僧傳》之校勘與數位化版本

本計畫的目標分為三部分：1.《宋高僧傳》古籍版本的校勘，參校的版本有《大正藏》、新文豐影印版《磧砂藏》及中華書局重排版《磧砂藏》。2.TEI標記人名、地名及時間，並作注釋，且同步增加新式標點符號。3.文本與數位地圖的結合。以Google Maps為底，中研院提供之「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資料為骨幹，再以法鼓佛教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http://authority.ddbc.edu.tw/>）做為數位地圖的構成元素。

版本校勘的原則為：1.凡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所認定互為異體字者，不出校。如：勅／勅、眾／衆、黃／黃。2.《大正藏》與中華書局已出校者，列入。3.因某種因素於《磧砂藏》中以不同字體表達，雖於《異體字字典》認為是異體字者，列入。如：禮／礼、薦／荐。4.音譯或是形音近似而訛誤的人名、地名，列入。如：又／义、梨／黎。5.其他因素，列入。如：鑿／聲／磬。

除此之外，對於文本滯礙難解之處亦多尋求本源，勘正訛誤。

文本注釋的重點：1.古文辭訓詁。2.典故解源。3.各典籍間敘事參照。4.校勘說明。

文本與數位地圖的結合：本計畫網頁地圖係採用Google Maps地形圖為底，以其較衛星圖與地圖簡素易讀。未來執行完畢時將會另發行印刷本，以便圖書館保存。

本計畫網站：<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songgaosengzhuan/?lang=zh>

